雕菰集

雕菰集卷十一

江都焦循著

釋月

歲戊午與高郵沈方鍾舫晤於金陵之旅舍方鍾語余曰月之有魄也虛與實與有形而暗與抑無形而空與六月之下弦歲星交於月星貫弧背自兩角間出合有形而暗也則星不得見矣星故上於月今月之魄不可以掩星意者其虛而無形者邪余時無以應歸而思之白虎通德論云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其在說文篆

文作𠃌云月闕也太陰之精象形夫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制字不象其盈而必象其闕者豈非以形之本闕乎哉蓋日之形如球月之形如釜常受日之光以爲半圓故其弧背常向於日陰承陽之義也且日乘於天月生於地月猶水也水隨日而潮月隨日而滿陰主凝得陽則起而充焉弧背所以向日日之氣充之而弧也然不必星之交月而知之矣魄而有形則當其弦也必半明而半黑矣今其半不著其黑也弦之外蒼蒼者天也初生明時有圓影一規漸至上弦轉無此影尤可見矣聖人知之故制月之字而象其闕云爾

釋軏

記云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焉四尺也此度之見於經文者甚明曰四尺而不曰軫與轐七寸則不得定軫與轐爲七寸可見六尺六寸三尺三寸皆言其奇零牙圍轂長之數皆比例至於微杪則此四尺之數必非統總約略之數又可見則於此因軫轐之圍以求其徑因其徑以求所謂四尺者安在則軓之所在可以意推矣竊以軫圍一尺一寸方徑三寸七分五釐當爲圍一尺五寸三分三釐六豪方徑三寸八分零九豪轐之厚與此平則轐亦厚三寸八分零九豪

矣軫轐合厚六寸五分五釐九豪又度軹崇三尺三寸由軹必至軸之上又高於軹者半軸軸圍一尺三寸二分圓徑四寸三分零二五六半之為二寸一分零零七八以半軸合軫轐共八寸六分五九七八則較四尺之數又多以七寸減軫轐半軸之合數羨一寸六分五釐九七八由此推之則輿底板必上與軫平軫下當飛出輿底板一寸六分五九七八也轐帖於輿底板與輿中互宜亦一寸六分五九七八也於軫減一寸六分五九七八羨一寸一分零九七八於轐減一寸六分五九七八羨二寸二分五釐零七八合軫全數轐羨數及半軸

之數成七寸與軹爲四尺也輈宜與轐平而礙於前後軫之飛出則必於飛出礙輈之處刻爲方缺以限輈所謂軌者蓋卽此車之名多矣而祭獨於軹與軌蓋聖人以無形之地爲神軹居轂中而軹無形軌居軫中而軌無形此所以祭也

釋閾

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正義云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此最可疑無論公門之尊卽士庶之家出入者豈有踐於閾上之理公門高其閾亦必高雖極不敬何至登於

其上以自高而不絜耶顧命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考工記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樂師注云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然則門有車行車行則閾不得置今官署門限每日必徹去以通人行何致不俟其徹去而踐履之余嘗思其故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鄭氏以不履閾屬上賓入不中門一氣貫下而注之云辟尊者所從也則不獨中門爲尊者所從而此閾亦尊者所從蓋閾與門限有別掩兩扉則用門限投於兩棖而不設臬齧門則徹去門限而設兩臬設兩臬則門分爲三其兩臬

之間爲中門臬東臬西爲入臣出入所由則不設闑兩臬間則設闑蓋兩臬卽連於闑上惟不入中門故不履閾此中門之閾惟君出入履之亦惟鄰國之君來出入履之不獨本國之臣不踐此閾卽來聘之客亦不敢履此閾故下申言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闑東闑西無閾則由之兩闑之間有閾則不敢踐所爲辟尊者所從也士冠禮及特牲饋食禮皆云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門中闑西卽兩闑間之東也此處有閾則閾外無閾聘禮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拜記云擯者立於閾外以相拜亦閾在門中之證闑西二字緊屬門中謂爲門中之

闑西非門西之闑西也於是曲禮言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可得而明不踐閾所以由闑右由闑右所以不踐閾闑右卽闑西也由闑右則不踐閾由門中之闑西則必踐閾此注明云辟尊者所從而孔氏不知門有兩闑以爲自高不淨失之矣

釋仂

王制祭用數之仂說文作扐仂卽扐也易筮以四揲之餘爲扐此制國用之法三年餘一則一年餘三分之一而一年所用爲四分之三合之爲四分是每年所入以四分之猶易筮之以四揲也於此四分之外先取一分

以爲祭用如先有扐二十一而後知得少陽四七之數先有扐十三而後知得老陽四九之數故借揲蓍之扐以名之也設如五十里之國爲田萬二千五百畝畝一鍾鍾六斛四斗共八萬斛以四四數之每分二萬以二萬爲所蓄以六萬爲一歲經用則無扐惟先扐一分以爲祭之用譬如先取一萬斛以爲扐餘七萬斛四分之每分一萬七千五百斛卽以此一萬七千五百斛爲所蓄而以五萬二千五百斛爲一歲經用玩下云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則祭之用有一定之數故先存此數而後四分之其每年經用則量入爲出因豐耗爲奢儉也

喪三年不祭卽以每年祭之用合以爲喪之用故喪用三年之仂聖人重祭於一仂字見之而曰暴曰浩不奢不儉與上文量入爲出互相發明見量入爲出用諸一年經費不用諸喪祭喪祭之用不因豐凶爲奢儉者也鄭康成謂仂爲用其什一則在一歲經用之內歲有豐耗則祭不能無奢儉矣方慤禮記解義以數之仂爲一年所用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卽爲所蓄以備凶荒每年有祭而所蓄僅足充祭而三年必餘一年者何在乎惟仂在四分之外雖極歉之年必先存此仂他用有不足以三年所蓄者補之

釋鬯

春官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䟽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士以蕭庶人以艾薰蘭蕭艾皆香草鬯與之類故詩秬鬯一卣毛傳亦云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鬱者鬱積之謂也肆師祭祀之日及果築鬻鄭司農云築香草煑以爲鬯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鐎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此以鬱爲草名築煑之則名鬯與毛公合而鬱之之說異鄭康成則謂鬱金香草

宜和鬯又云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其箋詩
也則云秬鬯黑黍酒也是以鬱爲草名鬯爲酒名與毛
傳異與鄭司農亦異試爲通考之雜記云暢臼以椈杵
以梧暢卽鬯顏師古注漢書云鬯古暢字是也臼杵築
器冠以鬯字則鬯出於築非酒名說苑云鬯百草之本
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春秋
繁露云天子用暢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
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味水經注引應劭風
俗記云鬱芬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然則鬱鬯
皆指百草之華以其氣暢達則稱之爲鬯以其鬱積而

合成則稱之爲鬱故以鬱爲香草可也以鬱爲鬱積亦
可也以鬯爲香草可也以鬯爲暢達亦可也鬯人大喪
共鬯以沃尸王齊共秬鬯以給淬浴斷無以酒浴者鬯
臨祓介鬯酒則何以言祓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
齊獻酌注引郊特牲云汁獻涗於醆酒彼注云謂泲秬
鬯以醆酒也獻當讀莎齊語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
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鬱人亦言和鬱
鬯以實彝是鬱鬯必俟和於酒而鬱鬯非酒也盎齊香
草釀成之謂之鬱鬯所以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釀之
爲鬯非釀之爲酒也今人擣諸香草之屑合之稻米搏

以爲佩宋陳敬集沈立洪芻等十一家爲香譜四卷卽詳其事俗稱之爲香料卽鬯之遺製也用於祼則和醆酒而泲之用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不和而被之被之卽佩之也鬯人沉掌諸鬯鬱人主灌酌職有不同故名有各異以鬯爲香草者從其本也

廣陵考一

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邗句溝通江淮杜預集解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杜預時中瀆故道未改所述如是胡渭禹貢錐指本水經注作溝通江淮圖以水經考之

胡所圖未是也今詳析之水經注云中瀆水首受江於
廣陵郡之江都縣舊江水道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
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
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
末口入淮此一段言吳之邗溝也注云自永和中江都
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中瀆
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
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此一段謂永和中所改之邗
溝道也注又云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
夾邪乃至山陽矣此所云舊道卽永和前吳所溝通之

故道漢志云江都縣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蓋博芝與射陽南北相連中瀆水自廣陵東南直北入博芝射陽二湖不注樊梁也注又云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邪此又申言永和中所改之道由樊梁湖注津湖至夾邪不復由博芝射陽矣蓋博芝射陽在東樊梁在西既至樊梁不得又繞於博芝也胡氏作圖以邗水入樊湖又由樊湖入博芝之湖竟合吳之舊道與永和改道爲一於酈氏之文未細審矣謝靈運撰征賦云发薄方與乃屈歐陽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此

由歐陽而江都由江都而廣陵陳太建五年北伐徐敬成爲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上派江由廣陵冒樊梁湖下淮此由廣陵而樊梁由樊梁而淮與水經注所敘永和水道合

廣陵考二

史記六國表楚懷王十年城廣陵廣陵之名始見於此陳涉世家陵人秦嘉漢書陳勝傳作凌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凌縣水經注淮水篇言凌水出凌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於淮則凌縣自在淮水之北後漢雖屬廣陵郡而嘉實非淮以南之人臣瓚謂嘉爲

廣陵人或以郡稱之然指稱陳勝傳所云則當是誤陵
人爲廣陵人耳水經注言廣陵郡在楚漢閒爲東陽郡
文穎以嘉爲東陽郡人蓋亦以凌縣嘗隸廣陵郡在楚
漢閒廣陵既稱東陽凌即宜隸東陽也乃東陽雖即廣
陵凌縣在楚漢時未必屬之且史記稱銍人董緤符離
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之類皆以縣不以郡
則東陽甯君自爲東陽縣之甯君秦嘉以陳涉世家稱
陵人故於此略之而陵人正與銍人徐人等一例必不
緣郡名而稱廣陵東陽也乃高帝紀集解引陳涉世家
亦云秦嘉廣陵人而於陳涉世家陵人秦嘉則引地理

志泗水國凌縣漢書注引臣瓚說則作陵人秦嘉無廣字嘉固凌縣人不得與廣陵混矣宋書州郡志有廣陵令亦凌令之譌

廣陵考二

漢書地理志廣陵國四縣廣陵江都高郵平安臨淮郡所屬有射陽鹽瀆東陽海陵輿堂邑後漢則皆隸於廣陵郡其泗水國之淩東海郡之海曲朐海西亦隸之而海陵則省杜佑通典以東陽爲盱眙以射陽爲盱山陽杜之說非也漢書地理志於臨淮之海陵注明有江海會祠則其地之瀕江瀕海可知也枚乘傳乘爲吳王濞

郎中上書諫濞云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臣瓚云海陵縣名也有吳大倉後漢既省海陵而東陽下即注明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則東陽海陵本屬相連既併海陵於東陽而海陵之倉遂在東陽之地互核前後兩志瞭然如繪也劉昭續漢志注補云東陽縣多麋博物記十千爲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太平寰宇記載麋埂於海陵麋埂即麋畯亦以東陽即海陵矣水經注謂廣陵城在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高祖六年爲荆國十二年爲吳城即吳王濞所築是則以廣陵先爲東陽郡後罷郡但存東陽縣耳盱

眙爲義帝所都楚漢間自有其地前漢爲都尉治所後漢分東陽屬廣陵而盱眙自屬下邳何得合爲一哉項羽本紀言東陽少年殺其令相立陳嬰爲長東陽有令長爲縣無疑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陳嬰爲東陽令史儼然兩地蓋東陽郡自治廣陵廣陵爲附郡之縣東陽縣自在廣陵之東東陽郡不治東陽也漢廣陵國包於臨淮郡之中後漢并爲廣陵郡則自安平江都堂邑以東直至於海皆爲廣陵郡地晉武帝分立臨淮郡則以東陽高郵隸之三國志陳矯傳云廣陵東陽人晉書陳騫傳云臨淮東陽人騫爲矯子幼隨父仕魏魏拜

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進爵廣陵侯時廣陵在淮以南鶱持節於淮北已不復以廣陵爲家晉書稱臨淮東陽第因太康所分設而稱之耳後漢省海陵並入東陽晉則廣陵郡有海陽注云有江海會祠與漢書海陵注同知海陽卽海陵也晉省安平而有海陽荀羨傳云東陽之石鼈隋書地里志言石鼈入於安平然則晉以後漢之東陽爲海陽卽以後漢之安平爲東陽東陽乃由東南漸移至西北而晉之東陽卽殊乎漢之東陽其後立盱眙郡於是東陽又廢盡其地并入盱眙郡中爲陽城直瀆之境杜佑以東陽卽盱眙此誤晉以後之東陽

爲漢之東陽也宋書州郡志臨淮太守領射陽東陽此
屬南徐州乃僑立於江南者而江北遂無此二縣隋志
梁於永福縣置涇城東陽二郡陳并二郡爲沛郡周改
沛郡爲石梁郡改沛縣爲石梁縣省横山縣入焉開皇
初郡廢大業初改縣曰永福唐志武德七年析六合置
石梁縣以六合石梁二縣置方州盩永福在今天長儀
徵六合之間梁之東陽立於此太平寰宇記東陽故城
在盱眙縣東七十五里以爲不知何時所立以地準之
盱眙東之東陽故城乃晉之東陽非漢縣亦非梁縣也

水經注以中瀆水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
即射陽縣之故城也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纏爲
侯國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通典以
射陽即山陽蓋本諸此按章懷太子注臧洪列傳以射
陽故城在安宜縣東安宜城在今寶應縣西南劉昭郡
國志注補明言射陽有梁湖博支湖梁湖即樊梁湖在
今高郵城西北博支即博芝在寶應城東南九十里二
湖屬之射陽則射陽地不獨當今之寶應而且南緼高
郵矣水經言淮水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
北注之今之淮安山陽乃漢之淮陰縣地而鹽瀆平安

射陽則分得今鹽城山陽寶應縣地大約射陽在中瀆
水之東平安在中瀆水之西北抵於淮南及槃湖安宜
在今寶應縣之西南則在白馬湖之西蓋唐之安宜即
漢之平安其地西入今之天長而今之興化則漢之高
郵海陵地今之靖江通州如皋則漢之東陽海陵地故
以今之揚州准漢之廣陵郡不得謂平安即今寶應亦
不得謂射陽非今之寶應也不得謂東陽非今之泰州
亦不得謂海陵即今之泰州也若淮安之有山陽縣始
於東晉漢之山陽郡屬兗州在今金鄉魚臺之間東漢
封荆爲山陽公即兗州之山陽郡酈氏以射陽故城當

之爽漢之初射陽名未改何得以山陽公而治此酈氏
生於北方南方水地往往淆誤此其一也

廣陵考五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諸侯王高帝初置掌治其國內史
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衆官景帝中五年令諸侯
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改丞相曰相成帝綏和元
年省內史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杜佑
通典云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然則
王國有內史有相而無太守矣漢書廣陵太守二人一
爲王建一爲陳萬年王建爲廣陵太守當成帝元延元

年是時廣陵哀王獲以鴻嘉四年薨靖王守以元延二年立中間六年無王建爲太守適當其時猶有說也乃廣陵厲王胥以武帝元狩六年立至宣帝五鳳三年自殺而陳萬年爲廣陵太守在神爵元年是時廣陵王國如故何以有太守且不獨此也膠東國有太守延廣當武帝太初三年時則膠東戴王通平之五年也孔光傳光舉故東平太守成公敞爲尚書令當成帝綏和間其爲太守宜在前故云故東平太守也而東平煬王雲以建平三年自殺綏和以前則王國如故也儒林傳泠豐爲菑川太守泠豐爲顏安樂弟子當在宣帝時菑川頃

王遺以武帝元封二年立歷三十五年當昭帝元平元年薨思王終古立歷二十八年當元帝初元三年薨考王尙立歷六年當永光四年薨孝王橫立是歷武昭宣元皆爲王國也因又考之中山懷王脩以地節元年立十五年薨當五鳳三年元帝初元五年立淸河王爲中山王其間十二年中山無王而百官表稱甘露四年中山相加守廷尉然則王國之相郡之太守其名可通稱故晉袁喬以司馬領廣陵相謝元以兗州刺史領廣陵此廣陵相卽廣陵太守沿漢時王國名也

杜佑通典謂三國時魏以廣陵爲重鎭引文帝幸廣陵
張遼屯海陵爲證考之非也廣陵故屬徐州袁術據壽
春時廣陵已屬術術使吳景爲廣陵太守術稱帝景乃
委郡去呂布襲下邳先主東取廣陵術與之戰而布不
爭可知自陶謙以來歷備及布雖主徐州而廣陵亦非
所屬建安二年曹公征術術棄軍走渡淮是時廣陵蓋
爲曹得故曹公使陳登爲廣陵太守也先賢行狀言孫
策圍登於匡琦城退而復來登求救於曹公公遣登爲
東城太守孫權遂跨有江外曹公臨江有自悔不用陳
元龍計之歎是時曹公正與劉表相持孫策且有入許

之志新定江東北破廬江曹公不暇與爭徙使避遷亦勢使之也及荆州既下赤壁喪師孫權既攻合肥建都秣陵立濡須塢以爲重鎭濡須在和滁之間爲廣陵之上游既扼其要則堂邑以東魏不復能守所謂跨有江外者以此東城在九江是時曹地在鳳壽以西故遷徙於此而以廣陵一帶棄於吴所以有封豕爪牙之歎也建安十八年曹公攻濡須口不克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江西謂江北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然則是時廣陵民戶逃亡郡縣皆廢宋書州郡志云三國

時江淮為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里其射陽海陵高郵江都鹽城等縣明注三國時廢曹公是時惟經營於壽春合肥之間豈復能使淮東荒廢之區更為保障乎十九年孫權破皖獲太守朱光使呂蒙為廬江太守屯尋陽其後蘄春亦為吳有則沿江郡縣盡入於吳廣陵又何足論孫韶傳言韶食曲阿丹徒為廣陵太守又云韶為邊將數十年常以警疆埸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瀕江屯候皆徹兵遠徙淮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韶以赤烏四年卒其為廣陵太守在權未為吳王之前即征虜後

十八年後魏之斥堠遠徙淮泗則廣陵之地魏不復能
守之而實韶之所拓也乃民戶既殘城居荒廢韶雖爲
太守其實仍駐丹徒以遙領之廣陵治本在射陽地邇
淮泗鄧艾屯田作白水石鼈等陂正在射陽界內然則
高郵以北魏戍所在吳亦不得居之也嘉禾三年權率
衆圍合肥新城使孫韶等向廣陵淮陽周魴誘曹休亦
稱孫韶入淮是廣陵爲韶之門戶與廬江並峙者也權
既遷都武昌魏文帝有窺江南之意黃初三年使曹休
張遼乘舟至海陵臨江以窺之時呂範主丹陽徐盛守
廬江孫韶領廣陵遂於洞口拒之值大風船沒休乃得

乘舟至海陵使臧霸襲徐陵徐陵今常州地海陵對岸也時休爲揚州刺史與遼同駐合肥僅乘天幸臨江而旋遼之歿於江都亦居舟次耳非屯江都而卒於是也五年魏文帝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幸壽春揚州界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劉子揚傳云五年幸廣陵泗口然則文帝是年僅緣淮至泗口而已泗口屬廣陵郡地故曰遂至廣陵幸壽春揚州界者亦第循淮水至揚州界究亦未幸壽春耳明年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徐地在泗州臨淮之間見括地志太平寰宇

記葢由泗州陸行至廣陵言廣陵故城則地廢可知然而戍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徐盛用蒲落圍假樓以耀之孫詔遣高壽於徑路以要之早歎吳之有人悚然於天之限南北而副車羽葢且失自是不敢更窺江左而廣陵之不得爲魏鎭不更彰明較著乎晉書宣帝紀云黃初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又云天子自廣陵還洛陽天子卽魏大帝幸廣陵而謂之觀兵吳疆則廣陵固吳地矣五鳳二年孫峻當國有北伐之志使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至是始城廣陵足證前此之廢孫峻傳云峻欲城廣

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惟滕允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時峻將北伐故城廣陵使馮朝督徐州諸軍將以是爲重鎮以制魏明年使呂據等由江都入淮侵魏事未定而峻遇害呂據亦返不獨魏之伐不果而廣陵之城亦不就然則終三國時廣陵皆廢論其所屬則吳得而有之魏不得而有之也此篇采入府志

廣陵考七

宋齊南兗州之境北至於淮南至於江東至於海西至今泗州盱眙西南至今江浦六合而漢之東陽射陽平安三縣不爲南兗州所領東陽射陽二縣僑置於江南

之南徐州平安一縣廢而不置竊爲疑焉已而思之蓋漢廣陵一郡之地析其東南爲海陵郡析堂邑以西爲秦郡析平安以西爲盱眙郡析射陽以北爲山陽郡廣陵太守所治止江都廣陵高郵海陵四縣而已故宋志於山陽郡明注爲射陽縣境山陽所領山陽鹽瀆左鄉東城四縣蓋射陽鹽瀆平安之地所分矣盱眙郡所領考城陽城直瀆信都睢陵五縣盱眙之西若今之滁州臨淮等地已別屬馬頭歷陽等郡而盱眙五縣其必東統天長而縕入漢之平安矣南齊於山陽郡立北兗州而陽平一郡所領泰清永陽安宜豐國即寄山陽境內

而安宜即漢之平安也南齊志稱盱眙郡陽平石鼈田
稻豐饒石鼈在今寶應縣之西地屬寶應北周於此立
石鼈縣隋并入安宜然則平安一縣西入盱眙東入山
陽故晉宋廢而不見於此可考矣

廣陵考八

晉安帝立盱眙郡領考城陽城直瀆三縣南齊之盱眙
郡所領三縣如故永明七年割山陽官瀆以西爲壽張
割直瀆破釜以東爲淮安同隸東平郡太平寰宇記云
白水陂在寶應縣西八十五里與盱眙縣破釜塘相連
今寶應縣西與盱眙縣界上有白水塘故蹟即白水陂

也然則破釜以東正當今寶應縣地以是準之可知南齊僑立東平一郡正在今寶應之地且可知直瀆一縣之地本有寶應之半也南齊志言陽平郡寄治山陽周山圖傳言表於石鼈立陽平郡見納然則石鼈卽當時山陽境內而當時之山陽有今寶應之半矣

廣陵考九

宋齊之廣陵屬南兗州卽今揚州府是矣而魏書地形志云東豫州太和十九年置治廣陵城孝昌三年陷武定七年復又云廣陵郡興和中分東豫州置領縣五宋安光城安蠻新蔡汝南皆興和中置隋書地理志云汝

南郡新息後魏置東豫州梁改淮州梁書太清元年改北廣陵為淮州此廣陵為北魏所置非南兖之廣陵也然兩廣陵一瀕江北一瀕淮北皆為南北分爭之地或屬南或隸北史書所稱往往惑人爲通考之南兖之廣陵自宋及梁皆為南地元嘉二十七年雖經魏太武之蹂躪然第失人民而土地未損至梁太清時南康嗣王蕭會理以前皆南朝刺史鎮之侯景之亂使董紹先代會理而廣陵遂為侯景所有來疑祖皓雖倡義誅紹先旋亦覆敗而景將侯子鑒郭元建復為南兖刺史矣北兖刺史蕭祗以州降魏於是今寶應以北屬魏南半屬

侯景魏遜於高齊齊遣辛術圍陽平郭元建赴援拒之
則陽平石鼈尙爲景地北齊書辛術傳言王僧辯破侯
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以傳國璽送術至是廣陵乃歸
北齊是爲齊天保三年梁元帝承聖元年也先是陳霸
先雖出廣陵納郭元建之部曲三千人而廣陵之地已
入於齊矣齊改爲東廣州而梁陳所設南兗州刺史皆
遙領無實地承聖三年霸先攻廣陵城秦州刺史嚴超
遠圍涇州侯瑱張彪出石梁魏遣步六汗薩救涇州是
時秦州尙屬梁秦州今六合也涇州石梁今天長也北
齊書天保六年梁秦州刺史徐嗣徽以州內附是爲梁

紹泰元年至此而江北諸州乃盡沒於齊陳宣帝太建五年吳明徹北伐明徹攻秦郡克仁州進逼壽陽別遣程文季圍涇州進攻盱眙仍隨明徹圍壽陽時都督黃法氍同樊毅任忠出歷陽入合肥之郛克霍州明徹又別遣徐度之子徐敬成自歐陽上泝由廣陵出樊梁湖下淮克淮陰鹽城山陽三郡進克灤州合諸傳觀之明白如繪歷陽今和州樊毅自隨黃法氍由和州而合肥而霍州與徐敬成未嘗一路也樊毅傳云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於潁口齊拔滄陵又破之蕭摩訶傳云摩訶從攻秦郡北齊書皮景和傳云吳明徹

圍壽陽勑合皮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頓兵淮口頻有催促始渡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滄陵城截盍樊毅從黃法𣰰既克霍州遂合兵壽陽與蕭摩訶同破齊師於滄陵此一役也南兗之廣陵徐敬成下之東豫之廣陵樊毅克之於是南北兩廣陵皆入於陳周書大象元年十一月韋孝寬拔壽陽梁士彥拔廣陵陳人退走於是江北盡平而陳書太建十一年十一月亦書周將梁士彥圍壽陽克之又克霍州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譙北徐二州淮南之地盡歸於周此

梁士彥所拔之廣陵卽南兗之廣陵蓋自南而北極於東豫州之廣陵自北而南極於南兗州之廣陵吝書攻克之所及也韋孝寬已拔壽陽則東豫之廣陵既拔可知徐敬成已下山陽淮陰陽平則南兗之廣陵既下可知是又可按文而辨之者周書大定元年書陳將周羅睺攻陷胡墅蕭摩訶寇江北胡墅乃江北瀕江之縣亦不復能深入蓋自韋孝寬盡平江北而廣陵遂不復南矣此南兗州之廣陵也東豫之廣陵在晉宋本不名廣陵自魏神䴥四年攻滑臺河南悉沒於北而是地遂爲扼要宋明帝太始二年十二月薛安都引魏軍而淮北

四州及豫州淮西地遂失而北廣陵乃入於魏魏顯祖
皇興之二年也地形志稱東豫州太和十九年置治廣
陵城太武封魯爽弟魯秀爲廣陵公孝文帝紀太和三
年十一月隴西王元琛三將出廣陵此皆魏之廣陵十
九年緣田益宗來降始於廣陵立東豫州州立於是年
廣陵非立於是年也直至魏末元慶和來降梁而東豫
之廣陵乃復屬於南梁書裴邃傳云子之禮別攻魏廣
陵城平之夏侯夔傳云普通八年勅夔帥壯武將軍裴
之禮出義陽道是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
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慶和請降詔以僧智領東豫

州鎮廣陵褒引軍屯安陽又遣偏將屠楚城地形志言孝昌三年陷是也北廣陵既入於梁於是魏人又分東豫州別立廣陵郡地形志言廣陵郡興和中分置是也魏書孝昌三年九月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南叛梁書大通元年十月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太清二年正月東魏克渦陽地形志言武定七年復是也陳太建五年樊毅攻廣陵楚子城即夏侯夔所屠之廣陵楚城也吳明徹攻壽陽齊人退於金城明年廣陵金城降即此金城也至此南北兩廣陵又歸於南至太建十一年而南北兩廣陵又入於北其稱北廣陵者蓋

元慶和之降夏侯夔裴之禮之攻在普通八年改爲淮州在太淸元年其未改名淮州之前此十數年中稱此地爲北廣陵也凡爲東豫州之廣陵者如此

廣陵考十

南兗之名始於宋永初元年歷齊梁陳皆鎭廣陵而魏書地形志云南兗州正光中置治譙城領郡七縣二十一隋書地理志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周改亳州今屬潁州府地近河南故舊以隸河南也魏書孟表傳云因事南渡事蕭鸞爲馬頭太守十八年表據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鎭渦陽又

王肅傳云蕭鸞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爲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當作必剋之舉不可爲狐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太和時南兗治渦陽不治譙渦陽今鳳陽府之蒙城縣地正光改治譙城則移而西北矣自正光以來歷北齊周隋凡稱南兗州者皆譙也北齊書所載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東方老李希光堯傑崔劼叱干苟生封述凡七人行南兗州事一人羊肅唐獨孤及毘陵集唐鄭府君墓誌銘云齊中書監南兗州刺史諱述祖公之六代祖北齊書鄭述祖傳作兗州刺史凡此皆譙也

廣陵考十一

魏書田益宗傳云太和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後以益宗旣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按孟表以十八年爲南兗州刺史治渦陽裴叔業之圍渦陽在十九年之後是時南兗東豫儼分爲二一在淮水以北一在淮水以南不相混也惟地形志言太和十九年置東豫州治廣陵城則新蔡爲廣陵矣而東豫州刺史元慶和降梁梁以湛僧智爲東豫州刺史鎮廣陵而梁書則稱

元慶和以渦陽內屬於是魏分東豫州之宋安光城安
蠻新蔡汝南爲廣陵梁遂以元慶和所降之廣陵爲淮
州然則一廣陵也既爲新蔡又爲渦陽矣平竊嘗考之
東豫領郡六其孝昌三年陷於梁者在東豫州所屬則
汝南郡之南新息東新蔡郡之固始鮦陽苞信汝陽新
蔡郡之苞信弋陽郡之弋陽在南兗州所屬則下蔡郡
之樓煩下蔡臨淮龍亢譙郡又云譙州景明中置渦陽
郡孝昌中陷武定七年復置州治渦陽城然則慶和之
降東豫之廣陵南兗之渦陽一時並陷故史或稱廣陵
或稱渦陽而梁則以廣陵渦陽等凡所降之地統爲淮

州於是廣陵與渦陽合究之廣陵非渦陽也說者指廣陵卽渦陽未加深考耳

廣陵考十二

晉義熙七年以前不分南徐南兗之名徐青兗刺史不必皆治廣陵而廣陵之地則隸之義熙七年分淮北爲北徐淮南爲徐州而南兗之稱始於宋永初永初以前凡稱徐州兗州皆非北徐北兗故武帝所加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則稱北徐以別於徐而王仲德爲北兗州刺史亦自別於兗州也永初二年加徐州爲南徐於是淮北但曰徐元嘉八年始分江以南爲南徐江以北爲

南兗然則永初二年以後元嘉八年以前凡稱南兗州
南徐州正無分於江南北是時南徐刺史與南兗刺史
同在江以北也元嘉三十年正月幷南兗於南徐六月
復分南徐立南兗則二月至五月南徐刺史兼治南兗
而廣陵屬南徐矣申恬傳云恬從父兄永歷青兗二州
刺史在高祖踐阼前恬父宣元嘉初亦歷青兗二州刺
史元嘉初青兗爲北青北兗而永初以前南兗單稱兗
北兗加北字此申永所爲青兗二州蓋蒙下申宣所爲
青兗二州皆北青北兗也州郡志言兗州刺史武帝平
河南治滑臺平滑臺在義熙十二年僞兗州刺史韋華

率衆降遣北兖州刺史王仲德平滑臺十月至雒陽平河南蓋前此兖州刺史治廣陵自僞兖州刺史韋華降乃立北兖州刺史使王仲德領之既平滑臺卽治於此申汞歷兖州刺史蓋在王仲德之後此時兖州刺史治廣陵者世子領之豈申汞新附之人所得爲哉故申汞爲青兖二州刺史雖在武帝未踐阼以前自爲北青北兖而非廣陵所治之青兖也檀道濟爲兖州大中正道濟爲高平金鄉人是時北兖已得故爲其鄉之大中正此兖州亦非南兖是皆宜推而通者也

東廣州刺史見於北齊書者惟王敬寶一人附王則傳末亦不見段榮傳謂之廣陵刺史互相詮釋明東廣州即廣陵史文之善也陳書高帝紀梁大寶三年侯景將郭元建奔齊高祖納其部曲三千人而還七月廣陵僑民朱盛張象潛結兵襲齊刺史溫仲邕遣使來告高祖率衆濟江以應之會齊人來聘求割廣陵之地王僧辯許焉高祖引軍還南徐州江北人隨軍而南者萬餘口按陳霸先攻廣陵城王敬寶在齊天保五年當梁承聖三年而大寶三年即承聖元年是年三月郭元建獻傳國璽於辛術七月僑民襲齊刺史溫仲邕則仲邕即齊東

廣州刺史也蓋郭元建既降於齊不復爲南兖刺史而以仲邕代之仲邕被襲或殺或亡俱未可知王敬寶在其後當由廣陵既割而授之後敬寶與蕭軌等攻建業没於梁在天保七年梁之太平元年南史陳本紀紹泰二年三月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李希光出柵口向梁山六月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智等四十六人是役王敬寶與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同行則是時敬寶之東廣州刺史已辟惡代之矣其後東廣州刺史不見於史蓋齊之重鎮在譙

不在廣陵故吳明徹北伐大軍直趨壽春而廣陵一路但令徐敬成平之而廣陵亦城守不敢出太平寰宇記云吳官臺在縣西北四里陳將吳明徹圍北齊東廣州刺史敬子猷增築子猷爲東廣州刺史蓋在王敬寶後其即指徐敬成時乎

廣陵考十四

隋書地理志吳州有四皆屬職方揚州一云江都郡梁置南兗州後齊改爲東廣州後周改爲吳州開皇九年改爲揚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于顗始爲東廣州刺史嗣進爲吳州總管此吳州即東廣州是爲江都之吳

州也一云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曰蘇州大業初復曰吳州宇文述傳云前軍陷吳州蕭瓛以餘衆保包山此吳郡之吳州也一云會稽郡梁置東揚州平陳改曰吳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置越州韋沖傳云吳州賊帥羅慧方聚衆攻婺州此會稽之吳州也其一云鄱陽郡梁置吳州陳廢平陳置饒州此吳州隋所不置姑無論矣其吳州之置於隋者二而有總管府者江都與會稽兩郡而江都之吳州既於開皇九年改爲揚州則九年以後之吳州總管爲會稽之吳州矣隋書稱吳州總管者于顗之外三人其一宇文弼以開皇二十年正月爲

吳州總管其一楊异以開皇十二年九月爲吳州總管
至二十年九月楊异卒宇文弢傳說文不明楊异傳則
稱晉王鎭楊州詔至异每歲一與王相見是時晉王已
在江都而异在會稽相去遙遠故歲一相見异以二十
年九月卒弢以二十年正月爲吳州總管者必是時异
老病不能治事使弢攝而代之而异越八月乃卒仍以
吳州總管書之以其卒於官也此三人皆會稽之吳州
周大象元年十一月取陳江北地是時南兗始屬於周
周書趙文表傳云大象中文表拜吳州總管時開府于
顗爲吳州刺史手刃文表隋文以諸方未定恐顗爲變

遂授顗吳州總管隋書于顗傳云高祖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貶爲開府賀若弼傳云高祖受禪有并江南之志拜弼爲吳州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鎭則弼蓋繼顗爲之者此皆江都之吳州故賀若弼伐陳自吳州出師卽自其鎭出也平陳後吳州既改弼爵亦加吳州總管一職以趙文表始以賀若弼終止此三人而已

蔡中郎焦君贊考

蔡中郎所撰焦君贊或謂卽贊焦孝然按孝然事詳見三國志注魏略言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隨

同郡侯武陽客於揚州白波賊起於靈帝中平五年蔡中郎死於獻帝初平三年相距止四年正孝然客揚州時況前此其名未顯其年甚少烏得而贊之而君之建安初大陽長朱南猶以先爲亡士欲捕取以武陽言給食令埋疫病死人至魏受禪後結瓜牛廬潔身獨處又以伐吳爲牂羊之歌人始知爲隱者在中郎時正未知有孝然也中郎贊云鶴鳴九皋音亮帝側迺徵迺用將受袞職則焦君嘗徵薦及之孝然無是也贊云昊天不弔賢人遘慝又云惜哉朝廷喪茲舊德則是歿後之辭且必焦君固嘗身列朝廷也孝然當嘉平中太守賈穆

造廬與倉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經以爲大賢皆在中郎後數十年亦絕無徵辟入仕之事與贊語全不合贊非爲孝然無疑惜乎焦君元墨之德傳自中郎而里居名字則至今莫可考也

雕菰集卷十一終

雕菰集卷十二

國史儒林文苑傳議

謹案大史公創儒林列傳推本孔子尊崇六蓺班氏踵之所列之人皆經學也其以文章名家如枚乘東方朔之流皆有專傳范氏後漢書始目爲文苑後世史書或有或無或分或合以視乎一代文學之盛衰是故正始以後人尚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於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爲儒林立傳梁天監中漸尚儒風於是梁書有儒林傳陳書嗣之仍梁所遺也魏儒學最隆歷

北齊周隋以至唐武德貞觀流風不絕故魏書儒林傳
爲盛是豈休文黜學伯起崇儒亦由其時興廢使然也
唐修晉書彊爲具數而范甯郭璞輩既別有論列所謂
儒林者自劉兆一二人外半不足以稱玆目是其崇尚
虛元滅裂典章史臣業已歎之唐重詩賦經學寥寥至
以王紹宗歐陽詢徒工書法者用足儒學之數助匡質
雖曰傳經而三傳已束高閣浚井者第求美水而儒效
可覩矣宋史分道學於儒林然蔡元定郇考亭之徒陸
九淵倡心性之說宋之儒林不外道學分之實無可分
也有明二百七十年袷宋人之餘以大全講章取士歸

熙甫試文用鳥獸魚蟲無不咸若房官遂以爲怪間有不安空陋如楊慎季本者已屬景星慶雲而於漢魏經學猶隔霄壤來知德以反卦說易當時駭爲創獲則一代之經學可知矣我 朝 列聖天縱多能通天地人之全承伏羲黃帝堯舜禹文之學 欽定諸經博采衆說兩舉博學鴻儒一舉經明行修自天文術算律呂音韻以至詩詞類書無不纂訂以惠天下乾隆間 詔開四庫全書館讎校寫錄分貯中外竊謂 國初如黃宗羲顧炎武雖已崇尚實學漸遠空疏而風氣初開道猶未備至是陶鎔伊久迂滯悉銷經學文章遂爲二千年

衆所莫能琦以揚　聖天子稽古文思之德以彰二百年禮樂庠序之化則國史儒林文苑兩傳誠未可以漢唐宋明爲例如右敘所稱關係甚重云云也擬爲七則以備芻蕘

一曰徵實家傳碑銘出諸子弟所請每多譽辭往往泛許通經僞臚撰述若第據傳聞不採蘊蓄則遺實之易可消施孟矣今夫政績名德必求諸輿論乃公而可憑經學文章必覈之本書斯切而匪泛乾隆四十年以前大都收入四庫全書然其時祇登已故之人縱有毛萇伏勝一息尚存義從屏棄則生康熙三四十年後者容

有未與者矣譬如京房費直之易嚴彭祖顏安樂之春秋皆史記所不書蘭臺之帙不得專守龍門也或散名索其遺書或令各家自呈庶幾山澤之癯無憂滲漏虛聲之士不致濫竽也

一曰長編無著述者勿論矣篇籍既存淺深精粗可按而得也周覽之不厭其煩深研之不憚其刻會學究公家之言摘精神獨得之處一言偉卓不以細遺累卷通明不以繁節使條枚悉櫛匠奧盡融若示諸掌若貫於弗一展閱洞見作者苦心譬如縣八銖之鏡神妖莫潛萃五侯之鯖肥瘠並陳矣

三曰兼收小黃得隱士之說託於孟氏瑕邱傳穀梁之
經呐於董生漢書並著之河北守服鄭之學靑州奉王
杜之敎魏書兩存之兼收備錄史氏之法也　本朝經
學昌明門戶胥化偏論之則厥氣獨是彙舉之則精華
大備一古文書也有閻徵君之疏證即有毛檢討之冤
詞有齊宗伯之序錄又有王光祿之後案陸清獻譏詆
姚江湯文正移書破之而皆不失爲名臣至於吳人說
易父子殊方（惠士奇易說獨申己意其子棟周易述則持守舊說）徽士談天師弟
異轍（江永宗西法戴震重中法）文則易堂堯峯一張一弛詩則阮亭
秋谷或隱或見昔范蔚宗鄙專相傳祖之固元行沖恥

不言服鄭之非至於今日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既已次爲長編則亦不容偏廢耳

四曰鑒別儒林文苑兩傳既分則各隸者不宜譌雜蓋經生非不嫻辭賦文士或亦有經訓是必權其重輕加量而授竊謂黃梨洲宗羲毛大可奇齡全椒山祖望詩文富矣而學實冠乎文朱竹垞彝尊姜西溟宸英汪鈍翁琬非不說經而文究優於學王寅旭錫闡梅定九文鼎陳泗源厚耀之推步錄於疇人傳中者尚有可採顧寧人炎武之音學潘耒有類音毛先舒有韻學通旨近時金壇段玉裁有六書音韻表王交河蘭生之律呂德清胡彥昇有樂律表微胡滄曉煦惠定宇棟之易胡精於宋易惠長於

漢易萬充宗斯大顧復初棟高之春秋胡朏明渭之禹貢閻百詩若璩之尚書安邑宋鑒有尚書考辨張稷若爾岐之儀禮仁和吳廷華有儀禮章句山陰馬駉有儀禮易讀歙人凌廷堪亦最長此禮邵二雲晉涵之爾雅時高郵賈稻孫亦爲此學近時王念孫有廣雅疏證王白田懋竑之服膺朱子他人講程朱理學皆浮游勦襲而已惟懋竑一生用力於朱子之書考訂精核乃眞考亭功臣萬季野斯同之論定明史史記本屬春秋則亦六藝也唐書郎餘令敬播皆列儒學竊謂精於史學者入之但能敘事者入文苑方望溪苞齊息園召南周書昌永年陸耳山錫熊之校輯諸書比之孔穎達褚無量等略舉四人非謂止此四人也江愼修永戴東原震錢溉亭塘之聲音訓詁名物象數近時若程瑤田通藝錄揚州任大椿李惇劉台拱顧九苞等皆爲此學皆於儒林爲近同一

校讎也何義門焯宜厲文苑批評甲乙沿劉須溪孫月峯鍾伯敬茅鹿門一派盧召弓文弨宜置儒林比之陸德明孫奭同之博物也錢辛楣大昕宜入儒林所博者在學袁子才枚宜歸文苑所博者在文推之馬宛斯驌沈果堂彤陳亦韓祖範應嗣寅撝謙孔巽軒廣森朱笥河筠金檠齋榜武虛谷億王西莊鳴盛江艮庭聲任幼植大椿張臯文惠言汪容甫中皆儒林之選也略舉所知非謂止此數人魏叔子禧尤西堂侗施愚山閏章田古懽雯周櫟園亮工吳梅村偉業陳其年維崧吳園次綺汪蛟門懋麟馮山公景杭堇浦世駿皆文苑之雄也亦略舉如此其實宜入文苑者甚多他若孫奇逢李中孚之徒說經說理

無甚過人孫有讀易大旨乃晚年所作中孚二曲集亦演姚江之說而已如宋之种放明之王艮確能自守蒿萊不趨軒冕以入隱逸於類為安顧炎武黃宗羲亦不仕乃學識精博則宜入儒林傳矣抑或立德可依卓行政事不愧循良以著述核之宜去宜取宜彼宜此自有條而不紊矣五曰詳載班范儒林傳分別師承脈絡井井盡其時各守一家之學第明析其授受而其學已著至於司馬相如董仲舒張衡崔駰之流則詳列其賦頌策論諸文揚雄且錄其太元法言敘王符仲長統節錄其潛夫論昌言兩書何也鴻功鉅業直敘自明學問文章非摶引經以信後故賢若倉公日者若司馬季主方復詳其診籍

備其問答其位賤其望微非同公卿大夫功烈在人耳目以術藝傳必詳其術藝之過人以經學文章傳必詳其經學文章之過人不然於十二門中獨指其駁不有以試其倜儻權奇之跡何以表異於牝牡驪黃也後來諸史若陳奇辨天水范縝論神滅祖冲之上新術表劉勰敘文心雕龍顏之推賦觀我生柳芳論姓系周濂溪說太極圖聶崇義證圭璧釜鑊李覯考訂明堂無不詳徵博引不厭瑣細惟其諸史所列之人不必皆有徵實抑或原有可採而史臣失之耳我　朝儒學以考核通貫為長竊謂為諸人立傳宜以道古潛研兩集所載閣

若璩梅文鼎萬季野惠士奇錢塘江永戴震諸傳爲式舉長編所錄精之又精核之又核或直錄其篇或節揭其要如戴震之學錢氏詳矣然其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義一書所以發明理道情性之訓分析聖賢老釋之界至精極妙錢氏略舉之尚未詳著之也悉屏旁觀褒異之虛文備列當身著述之明證史貴實莫實如之史貴直莫直如之史貴信莫信如之 本朝文集鉅製孔多如謝少宰平定兩金川說六書正說敘寧不媲美相如補翼叔重推斯以索美不勝收既以標一人之實跡即以揚 昭代之文治不亦盛哉

六曰公論儒林以經文兼以文或有小節不拘而文學實堪入選則瑕瑜並見互不容沒楊政之剛果任情牟長之墾田不實徐邈之委蛇自安張吾貴之好爲詭說李業興之疵毀設駡劉炫之俳諧輕侮顔師古之多引後生前史皆直筆書之矣杭氏作閻若璩傳稱其喙長才黠錢氏所作傳則諱而不言毛奇齡好爲侮謾之詞全椒山惡之並詆毀其經學竊謂學不可誣疵不必諱述其學兼著其疵可也不當因其疵而遂沒其學也

七曰附見一傳而衆人附之史之通例也然談天雕龍之附孟子鄒廬王基任瑕之附鄭康成非謾然矣乃大

歷十子盧綸何以冠錢郎程門四先生楊時何後於游
謝此非以甫附杜以翺附張可比也大抵人士蕃多剪
裁任意孰主孰客非有定規惟以徵實次爲長編既已
豪髮可鑑形神莫遁矣其精且博者取爲正傳或片長
足採或一脈相承以類而從庶乎公允若夫雖有撰述
無甚發明則第存篇目於藝文志而注其姓氏里居如
新唐書之體例可也隨其人之著述爲詳略隨其詳略
爲位置不徇於名不嫌於昵無則連州合郡不妨空缺
有則父子兄弟不難並書循以衰病餘生閱此盛舉又
值司此事者皆石渠天祿之才一隅之見宜覆醬甕辱

承下問妄獻愚忱云爾

勘倭本鄭注孝經議

武康徐熊飛所得日本鄭注孝經一本以經典釋文及正義核之固有合者而舛而不備者甚多今略舉其可疑者諸侯章釋文有費用約儉奢泰爲溢等文明皇注云費用約儉謂之制節愼行禮法謂之謹度無禮爲驕奢泰爲溢正義云此依鄭注釋制節也其他雖未言依鄭而奢泰爲溢一語明注釋文疑其皆本諸鄭此刻惟有費用約儉語其下皆異可疑一也釋文有薄賦斂省徭役列土封疆等文列土盡列土之謂乃解富貴不離

其身保其社稷語也此刻保其社稷下無列士封疆注
而繫薄賦斂省徭役於和其人民下然則列士封疆將
亦解和其人民乎可疑二也卿大夫章釋文有夜莫也
懈惰五字此刻云夜暮也以事天子勿懈惰按釋文也
字連懈字此則相間矣明皇注云懈惰也以惰釋懈鄭
注恐亦如是易也爲勿可疑二也士章明皇注云言愛
父與母同敬父與君同正義云此依孔傳也下列劉炫
云云注又云言事父兼愛與敬也正義云此依王注也
注又云移事父孝以事於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以事
於長則爲順矣正義云此依鄭注也既分爲依孔依王

依鄭則大義必殊非止字句之小異也此刻云愛與母
同敬與君同并此二者事父之道也此正合孔王二說
可疑四也庶人章釋文於以養父母下有行不爲非度
財爲費什一而出無所復謙等文此刻云行不爲非爲
謹身富不奢泰爲節用度財爲費父母不乏也按之釋
文行不爲非解謹身度財爲費解節用申言度財之義
云什一而出無所復謙謙即不足之義此十六字一連
貫注詞義皆足乃通貧富而言之非戒奢泰也此刻之
注乃解節用爲富不奢泰遠非鄭義且不曰無所復謙
而言父母不乏可疑五也釋文故患不及其身也善此

刻有上句無善字但云未之有者未之有也不辭可疑
六也三才章釋文有孝弟恭敬民皆樂之八字相連此
刻有之而繫孝弟恭敬於民之行也下分繫民皆樂之
於不肅而成下云順治天下下民皆樂之可疑七也孝
治章釋文有聘問天子無恙語此刻云古者諸侯大夫
聘問天子天子待之以禮無無恙字釋文又有郊迎芻
禾百車以客禮待之夜設庭燎當為王者侯者等文盧
氏拾大行人疏御覽所引此刻有之釋文故得萬國之
歡下又有五年一巡守勞來等文盧氏拾王制疏引孝
經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捘之

王制疏乃類舉其略五年一朝節撮上節注也此刻無天子巡守文而複舉諸侯五年一朝可疑八也聖治章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明皇注也正義引鄭氏曰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此刻之注同於明皇而鄭所云無之又釋文有於朝越嘗重譯等文此云周公行孝朝越嘗重譯來貢刻此者云據釋文孝下少一於字然行孝於朝文未善無於字則不合釋文可疑九也經文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釋文有致其樂親近於母等文此蓋解親愛若曰嚴近於父親近於母親字斷句此刻注云因親近於其父教之爲愛改母爲父

復增其字與釋文之義便殊可疑十也五刑章盧校釋文云科條三千謂劓墨宮割臏大辟穿窬盜竊者劓劫賊傷人者墨男女不與禮交者宮割壞人垣牆開人關鑰者臏手殺人者大辟此刻注五刑謂墨劓剕宮割大辟也易科條三千爲五刑三字與明皇注合又盧氏校書好自改易其考證云臏舊脫今補呂刑作剕尚書大傳白虎通俱作臏又於鑰下增者臏云四字今補務之通志堂本無此諸字釋文斷續爲體不必補且釋文於經文下有所訓解每節用本注此五刑之屬三千下注云墨劓剕宮大辟明皇注亦作剕然則盧氏所補之臏

字烏知舊非䏶字而此刻本作臏竟同於盧氏所補可疑十一也廣至德章釋文有天下父事三老天子兄事五更等語此刻注云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天子無兄兄事五更多二無字正義云舊注用應劭漢官儀天子無父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舊注未必即是鄭注可疑十二也其後跋云右今文孝經鄭注一卷羣書治要所載也其經文不全者據注疏本補之羣書治要未識彼地何書相傳魏徵所纂摭其所云蓋就是書摭拾而出如近人拾太平御覽以成書也即眞鄭注當時已經刪節故經文且有不全而所拾之注其果即奝然所獻之殘文邪乃今

考之其中少有菁華則皆見於釋文注疏諸書而諸書所見此中不備者十之七八雖眞鄭注亦已糟粕夫鄭氏所以足重者菁華也去其菁華止存糟粕雖親見其操筆而書亦何足重且鄭氏詩箋禮注並立學官其他殘注散見典籍中者光采自不可沒又安用此疑似之糟粕爲乎然世人賤目而貴耳疏存而念亡禮注詩箋通者甚鮮而易書論語等注則爭相拾之不倦設此本廢而不存數十年後有言及者必有惜此書之不梓行而深恨傳播者之無其人抑或別有傳之者竟以爲眞正鄭注復出如向之皇侃論語疏孔氏古文孝經直信

不疑雖不同三墳詩說之無稽而古人傳聞異辭之義或有所未合竊謂莫如存之而題曰日本鄭注孝經不使混於學官所立諸經傳而置其眞僞於不論不議則旣絕後人以耳代目之議亦絕海外以僞書入中國之萌其敘云志在傳諸瀛海之西抑知中國所重正不用此糟粕邪嘉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江都焦循議

依斗定尺議

依斗定尺之法極精於理且便於用天文家用一萬分爲日周通法卽此義也其法宜用通分依斗之方以爲尺析一尺爲十寸卽以一寸爲龠十寸爲合百寸爲升

千寸爲斗萬寸爲石以此尺量得修若干廣若干高若干三者連乘通分得寸數隨萬千百十收之卽石斗升合稍識九九者皆能算之若不用通分則以立方一尺爲斗廣尺修尺高丈爲石廣丈修丈高尺爲十石立方一丈爲百石廣丈修丈高十丈爲千石大約立方十丈以上寸數紛繁可參用此立方不及十丈者通分寸數爲便

郡縣議

顧亭林致書黃梨洲云炎武中年以後不過從諸文士之後積以歲月窮探古今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

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其自任如此於是尊之
者以爲亭林非文章之士而王佐之才也余則惑焉余
家塾有其所著日知錄少時閱之其摘錄古書足以備
掌故考核固猶是文章之習焉爾今偶於浙人所選文
集中見其所爲郡縣議九篇自詡之詞曰後之君苟欲
厚民生强國勢則必用吾言細按之其謬戾不可勝言
幸而亭林以文士老死萬一有用於世而得行其說其
害有甚於王安石之行新法新法之弊已著無不隨聲
以詈而亭林之說則惜其不仕於世以大展其學吾爲
亭林幸又爲尊亭林者太息焉古之所以行封建者一

以酬功臣一以存故國天下安之也且建一國則其屬有卿有大夫有士而學校之立司馬之升不廢也使究於黎庶中指一人以與之國而世之三代以來未聞有是也今天下之縣數千而舉數千人使世爲令田賦悉歸之此數千人者果皆足以闢土地治田野蕃樹木修溝洫固城郭實倉廩興學校屏賊盜乎果皆能使人民樂業乎亭林之言曰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子孫世世處之不職者流貧以敗官者殺不誠小兒語耶夫才難孔子所歎也中人以下全視乎驅使省察以爲賢否天下之勢以三十年言之大

約生才不過數十人耳今以縣令數千餘人而人人期其才安得數千百龔黃以應之也緣不知其才而試之三年而後即眞吾恐紛紛然試之不已而所謂厚民生强國勢者無日而定無已又設太守三年一代御史一年一代葉正則謂官無封建吏有封建者此則大吏無封建小吏有封建令之子賢而不得爲太守御史令之子不肖而不難於爲令非令之子孫布衣草野之士得爲太守御史加於令之上而察之而太守御史之子孫又不得如縣令之世有其官其戾於古而不當於事情可無煩言而自詘不謂宰人素有經濟王佐之名而立

論乃若此其悖也其說固必不能行於世然學者諂於其名或不察其言也議之以爲聽言者例

俗禮荅問一

俗問祭婦人多用舅姑爲主不用夫或問焦子曰夫不祭妻禮何爲其然也焦子對曰夫不祭妻禮文以餕餘言之也謂餕餘之祭唯夫之於妻父之於子可不祭其他皆祭也且夫不祭者以其尊也舅之於婦益尊矣子之有父猶婦之有舅姑也父不祭子而舅可祭婦乎

俗禮荅問二

或問焦子曰今之喪斂衣不用紐禮與焦子對曰喪大

記結絞不紐則今之不用紐者沿古制也乃古者生時衣帶取其可解則用紐紐猶今俗所謂活結耳歿則不復解衣帶皆用死結所謂不紐也今既不用紐亦不復用帶則大非矣

俗禮答問三

或問焦子曰居三年喪未卒哭而死以斬縗斂禮與焦子對曰非禮也父母之喪三年以凶服斂是無除服之時也死則侍親地下矣可凶服侍乎

俗禮答問四

或問焦子曰服既除以葬故而斬衰禮與焦子對曰非

禮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國律職官庶民三月而葬又曰凡有喪之家必依禮安葬若惑於風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無除服而葬者也故古無久不葬者改葬之服最黎議之極詳不得已而改葬服緦焉可也

告由人己對示二李生本善元善

癸丑之春焦子居門人自外至卒然問曰告由於己與由人者有間乎曰有間告由於人者聖賢不去也然則時人之所惑者宜矣曰爾何聞曰今有大吏索其屬餽屬不堪其迫竊國課與之事發均伏誅街里市巷之間

以迫憐屬謂其非貪吏也如夫子言不已然與焦子艴然曰惡是何言吾所謂咎由於人者非此之謂也南山之麓有獸曰狌狌愛酒焉人誘以醉而刺其血小平之津有魚曰鱣互鱗多口重千斤甘人之餌而致於屠其誘與餌人也使匿巒樾之間潛淵泉之當（當，底也）安分而守命焉人不得而致之矣君子讀書稽古一畝之宮可以宅身自食其力以全其天雖有貪夫其何我迫即或抱用世之才資格而進之屈伸之間聽其自至於彼何求於我何脅且處以逸吾身仕以逸吾世當路之人舉我升我是欲我措其學於世也措焉可矣當路之人抑

我滯我是不欲我措其學於世也不措焉可矣惑者昧焉不以人之用舍爲進退而以人之喜怒爲榮辱其未得也不恤諂阿嫙褻以獻其肺腑醵錢稱貸以供其夤緣以爲竭此精力舍此性情一旦可以榮祖考光宗族鄉黨吐其氣於友朋振其勢於妻妾子弟枉尺而直尋汙腐者未足以語此不知吾之志既卑吾之可輕可賤之態已備入於當路者之心當路而賢也必惡而遠之倘其不然不過謂是人也可供我之役使收之於家奴養子之列而乃不以爲辱以爲榮求援之不已彼亦求報之不已我已受其恩又益望其加恩於是雖得罪於

天子之法不敢不應大吏之求卒之事敗身誅悔之莫及其咎也人與己與小子聽之願介而窮毋辱而顯也介而窮身屈而心伸也辱而顯身伸而心屈也門人聞之欣然而退守其眞固其神將誦讀以終其身

厲文稱謂荅

胡西棽先生問姑丈姊丈姨丈之稱於阮侍郎侍郎轉以問余擬此以荅問曰從母之夫俗稱姨夫若入文章似難落筆遍檢爾雅儀禮皆無此條姑丈姊丈亦是邪非邪循按爾雅釋親父之姊妹曰姑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姑之夫無明文姊妹之夫謂之私詩譚公爲私是

也姑夫之稱見於六朝者如梁江干一姑夫朱異梁書江干傳一北周蕭子雲爲王褒之姑夫周書王褒傳姊夫之稱漢時已然郭林宗別傳稱林宗就姊夫貸錢五千見太平御覽此皆俗稱用諸屬文者也爾雅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母之姊妹爲從母然則姨者所以稱妻之姊妹非謂母之姊妹也姨之夫爾雅謂之亞古亦稱僚壻友壻從母之夫稱不載焉然而從母之稱姨亦古矣左傳穆姜之姨子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三輔決錄云周季貢班固姊之子也喪婦作問神姨曹大家難之大家爲周之從母則通稱從母爲姨自周至漢已然姨夫之稱宋時猶尊屬

妻姊妹之夫歐陽文忠詩大姨夫作小姨夫是也竊嘗思之父母兄弟舅姑定稱也父之兄弟依父爲重則曰世父叔父其妻又因世父叔父而重則曰世母叔母母之姊妹依母爲稱則曰從母其內兄弟外兄弟從母兄弟則稱其父母爲父母故其子即依兄弟爲稱也父之姊妹屬之父而不可稱母母之兄弟屬之母而不可稱父猶夫之父同於父而非父夫之母同於母而非母故同爲舅姑之稱依父母而通其變也因其爲姑之夫稱曰姑夫因其爲姊之夫稱曰姊夫名以義起也晉書王廙元帝之姨弟也杜少陵寄狄明府詩云梁公曾孫我

姨弟從母既通稱姨則通稱從母兄弟爲姨兄弟可也北史元義納太后妹明帝呼曰姨父從母既稱曰母則從其類謂其夫爲姨父可也或名以義起則稱姨之夫爲姨夫可也曰從母夫不辭則姨夫尚矣丈者古人泛稱論語謂老者曰丈人儀禮謂男子曰丈夫皆無定號今之稱姨丈姑丈姊丈者俗稱無可典據者也若施之於文則無不可賦頌贊論祭文檄之類無取乎此惟敘事文用之或述時人之言於辭氣中稱姨丈姑丈姊丈皆可猶官名地名不必彊作古稱也或敘其人之親誼則稱曰姨夫亦可必欲典雅則先稱從母之姓氏以夫

繫之隨文運用存之一心而已文章之道有二一說經論古之文就古論古不可羼入時俗行狀墓志之文主於述當時之事即爲將來之典要不必過於拘古也

學童讀爾雅荅

鮑席芬之子六齡其塾師將授之以爾雅問於余余曰非所以教也古者六年敎之數與方名九年敎之數日十年學書記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博學不教數者一至十之數也方名者東西南北也日者干支時日數計之使知朔望中節歲陽歲陰之名也書記者書爲六書記爲計字

之誤九章算術也射御書數皆有用於世故自幼習之旣入小學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學政之掌專於樂官孔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不學詩無以言童子血氣無定性相近習相遠其間甚微且誦且弦使機之所嚮畢達而無所鬱遏善善惡惡勃然於心志間善氣盈則陽神長陽神長則愚闇消聰明日益滯塞日開有以達古今之志而不爲迂儒故詩之教最先而又慮其肆也節之以禮則陰陽得所調而中和之德於是基之孔子之教莫要於此至爾雅訓詁雖不外乎六書然學之習其藝通其義無容誦爲也漢初經學久廢先王之教湮

蕭何草律以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得爲史更進而通於六體則爲尙書天下動於利祿從而趨之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爲一章以取便於誦習今所存急就章彙簇文字絕無條理卽其類也揚子雲取有用者作爲訓纂可知前此但務諷字之多可以干祿於古人敎書數之旨已屬兩途乃其時爾雅屬孝經不屬小學固未嘗敎童子以是也孝文立爾雅博士漢書不言見趙岐孟子題辭然豹文之鼠惟一終軍能識則當時習之者亦甚少益其時經生各習一師第守其師之說不復能究其師學之所出故爾雅雖訓詁之

指歸而執爾雅之文即能通五經之義貫羣聖之言此非通儒碩學未易言此三尺之童經文未誦先以爾雅授之不啻嫁甫入門早言杵臼子氏猶在贈馬來歸不亦傎乎大抵徒誦其文莫知其義而爾雅一書遂成閭里書師課蒙本子亦枉矣乎且爾雅以訓詁爲文率以一二字句强以連之氣已抑塞而不暢達以方萌之機封之使錮如噎如吃不可以誦所謂長言永歎莫之有也陽氣不宣虛靈漸鈍其帙雖終茫然罔覺欲其通經書善屬文吾知難矣竊謂教童子者宜瀹其性靈導其善志養其和氣蓄其道德不速其成不誘以利不飾以

虛果有出入之才不必讀爾雅爾雅自能為之用世之通儒非從幼年讀爾雅來也若謂近年考試之文間有以用爾雅字句獲售者緣是而為教則非余所知矣

請立北湖耆舊祠狀

辛酉科舉人焦循為留存舊蹟呈明存案事竊縣治北湖黃玨橋鎮市中有舊屋一所係前明忠臣梁公于涘之宅梁賣與謝公承貫今謝姓後人因屋久圮壞將售於人謝係循母黨至戚不忍以前賢舊蹟毋家遺屋一旦拆毀汙穢於屠酤之手勉力歸謝之價契買投稅在案竊以梁公之忠昭於明史已蒙恩旨入祀忠義祠謝

公父子之孝義亦載於邑志循願已力修葺創立梁公牌位奉祀於內以謝公祔之其里中孝弟忠信行誼載於史志者俟更爲斟酌入祀名爲北湖耆舊祠不招僧道不雜祀他神但循所契買他姓不得爭占循之子孫亦不得擅賣於人竊此將史志所載梁公謝公事實錄呈臺下賞示存案俾忠孝舊宅不致就湮或亦於風俗人心不無有裨嘉慶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

雕菰集卷十二終